

佛曆二五二八年十一月初版

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66

(全一百冊)

✻定 價：新臺幣捌萬元正

✻本書作者：神林隆淨

✻本書譯者：許洋主

✻主 編：藍 吉 富

✻發行人：朱 蔣 元

✻出版者：華 宇 出 版 社

✻社 址：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

✻電 話：(〇二)九四二六六七四・二四七七三七二

✻郵 撥：〇〇一七六二五—三號朱蔣元帳戶

版權所有
請勿翻印

行政院
新聞局
登記證
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菩薩思想的研究(上)

神林隆淨著

許洋主譯

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66

神林隆淨著
許洋主譯

菩薩思想的研究(下)

華宇出版社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出版前言

本書爲日本神林隆淨所撰，成書於一九三八（日本昭和十三）年，原書之日文名稱爲：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。

菩薩思想爲大乘佛教的原動力，也是大乘佛學的核心。如果口稱信仰大乘，而內心對菩薩思想盲昧無知，則其信仰必極易流於迷信。因此，對菩薩思想的內涵、淵源與發展，是每一位大乘佛教徒所應該注意的。本書取材兼顧南北傳佛教文獻，並從部派佛教論述到各種大乘經，對菩薩思想的整理，相當周詳。很能滿足一般大乘佛教徒的需要。

原作者之撰述此書，恰在日本對亞洲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之時。從本書的措辭來衡量，作者似乎是一個具有「大日本意識」的沙文主義者（Chauvinist）。書中

偶而也會用菩薩思想來使日本的對外侵略事件合理化。這種對菩薩思想的立意曲解，讀來頗爲使人厭煩，因此在付印之前，我們（編輯部）曾作若干刪削。這是必須向讀者聲明的。

作者神林隆淨（一八七六一—一九六三）博士，爲日本新潟縣人，東京大學哲學科畢業，並曾在德國史特拉斯堡大學研究，回日本後出任大正大學教授。

譯者許洋主小姐，台灣高雄人。東海大學歷史系、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。曾在新竹譯經院任職多年，所譯英、日文佛學著述頗多，爲專業的佛典翻譯家。

譯者序

翻譯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是出於偶然的機緣。

有一年，譯者在東京做短暫的逗留。在那期間，曾去拜訪在大正大學研讀佛學的照慧法師。照慧法師與兩位日本比丘尼共住。日本的男僧娶妻食肉是很普遍的現象，就是女尼也一樣葷食，雖然沒有嫁作人婦。和照慧法師共住的兩位日本比丘尼，據說是日本絕無僅有的素食者。就在那次訪問中，我看到她們書架上擺着一本神林隆淨著的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。當下菩薩二字使我立即心動，於是把它拿下來翻一翻。然而，看到該書的定價，我全部的思潮即告一時停滯。真的，想做學問的人必須具備多種條件；擁有足夠的阿堵物是其中之一。

在離開這幾位法師的住處時，我留下這樣的話：「照慧師，下次您回台灣渡暑

假時，如果可能，請您爲我向日本尼師借這本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，並帶回台灣讓我影印（那時候，日本大學內的影印費是每一張相當台幣五元，影印一本書有時反而比買一本，花錢更多）。」幾個月後，照慧法師果然返台渡假，並且不負所託，把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送到我手上，令我感動不已。

有了這本自己喜歡的書後，就一面看一面譯。翻譯完畢，發覺自己筆跡潦草，但已懶得再謄寫一次，也沒有適當的助手幫忙重抄，因此把全部初稿擺在抽屜。兩年多過去了，直到今年暑假，友人林秋鴻小姐由高雄到台北做兩個月的停留，我乘機麻煩她替我把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譯稿重新抄寫。她也不負所託，完成了這份意外的公差。

菩薩是發自大悲心，以大智慧爲引導的利他行者。對菩薩而言，利他的完成就是自利所在；自利含於利他之中。根據經典以及專家學者的研究，我們對菩薩可以得到這樣的瞭解與認識。既然菩薩是悲智雙全的利他行者，則菩薩對人類社會實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菩薩越多，社會越能安和樂利。人人皆爲菩薩之日，相信就是極樂淨土或大同世界實現的時候。

從借「菩薩思想の研究」一書到此書出版，經過數年，其間獲得好幾位人間「菩薩」的協助，在此一併致最深的謝意。但翻譯之間，錯誤在所難免，這部分應由譯者完全負責。同時希望高明不吝指正。

最後對五位妹妹表示感謝。母親往生後，她們分擔照料父親的工作——這也可說是菩薩行的一種吧——，譯者因此才能悠哉悠哉地看書寫字。菩薩給人的助益真是不少，但願有朝一日也能躋身於此一行列中。

譯者 許洋主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

緒言

向來日本的佛教學者顯然採取闡明各宗派存立意義的態度，但德川時代末期出現新趨向：對佛教教理做批判性的研究，對教義重新認識。明治末期時代，佛教思想的原典研究以及思想發展史上的研究很盛行，其餘波存續至今。進入昭和時代後，則注意到佛教的實踐方面。即學者不以爲佛教是學術研究的對象，他們已注意到如何把佛教的教義應用於人類的實際生活，俾有益於國家和社會。老實說，筆者着手於本研究，也是注意佛教的實踐方面的結果。

又另一方面，去年中日事變爆發以來，日本有必要對各方面再加以檢討，尤其在思想信仰方面，再檢討與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佛教，相信是急務中的急務。

從來，佛教各宗個個獨立，彼此間完全沒有思想上的聯絡，近來，也只藉佛教聯合會保持外表的連繫而已。現在已到了，對外或對內，日本佛教各宗都必須團結一致、以發揮佛教真正的價值的時候了。各宗的團結一致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聯合，而必須在精神上密切關連。因此，把握日本各宗的共同想法，在此際，是極緊急的事。日本佛教各宗都是一乘教，都致力於成就佛的一乘道。修菩薩行是成佛的必要條件。向來的佛教學者雖力說、研討有關成佛和往生淨土的教義，但對實現成佛或往生淨土的第一步菩薩，並未深入地注意。佛教的教理高遠幽邃，但一步一步向目標前進的步調很紊亂。這是日本佛教不振的最大原因。在日本雖有經典佛教存在，但對作為宗教的佛教是否有很大的作用，不得不懷疑。

菩薩是大乘佛教的具現者。日本若沒有從事菩薩行者，大乘佛教就會變成沒有精神生命的東西。大乘佛教沒有生命而只有遺骸。其遺骸雖可成為迷信者的崇敬的目標，但對任何人的生活都沒有助益，它可說是國家最無用之物。於是日本佛教徒必須發揚菩薩思想，使經典佛教成為實踐的佛教。藉著菩薩思想的發揚而離脫宗派之見，和融協調，團結一致，響應於促使世界永恒和平的國策，充分發揮日本佛教

的特異之處，這才是我們佛教徒對國家最大的義務。

菩薩是大乘佛教的實踐者、具現者。沒有菩薩就沒有大乘佛教。日本在思想方面，對世界引以為榮的是佛教。佛教的發祥地是印度。但日本各宗的組織所建設的，不是印度的佛教，而是日本的佛教。為日本民族的心靈所完全吸收的是佛教。所以，研討日本的菩薩雖是筆者當前的目的，但不得不照順序先研討佛教的發祥地——印度——的菩薩思想。

首先着手研究印度佛教的菩薩思想的，是荷蘭萊頓大學的日本學教授 J. Ra-
hder。他在西元一九二六年，發表一篇有益的研究論文，該論文稱為「十地經與菩薩地」。他搶先從事這方面的研究。Har Dayal 在西元一九三一年發表他的精心巨著「菩薩的教義」。前者的研究對菩薩思想的資料提供適當的指示，而後者的研究是周密鑽研菩薩行目——三十七菩提分法和六波羅蜜等——的成果，其貢獻也很大。其後約十三年，即昭和五年（西元一九三〇），菩薩思想的研究上不可或缺的一「菩薩地」的梵語原文第一編，由荻原博士刊行，接着又在昭和十一年刊行第二編，同年大正大學講師近藤隆晃也刊行「十地經」的梵語原典。筆者能着手研究菩

薩思想，實際上，是由於諸先輩提供這些貴重資料。

菩薩的研究範圍很廣，大致分別起來是：第一菩薩思想的起源，第二菩薩的種別，第三菩薩思想。其中，關於第一的菩薩思想的起源，Har Dayal 在其著作「菩薩的教義」第二章多少觸及。關於第二菩薩的種別，沒聽過有人發表這類的論著。關於第三菩薩思想，相信最早做這方面的研究是本書。

關於菩薩思想，可從印度、日本、中國、中亞等地蒐集資料，再加以研究，但筆者只以「十地經」和「菩薩地」爲主要資料，再就與此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資料進行研究，說起來，這樣做也只能多少補足 J. Rander 的研究而已。昭和十一年，謄寫「菩薩思想的研究」給二三位師友，希望得到他們的批評與指教。這時，在有關菩薩的研究資料及其範圍的方面，得到姉崎師極其有益的指教，又蒙宇井博士告知菩薩思想的起源在於「本生談」。爾來孜孜研究；但才薄學淺，到底不能達到他們的期待，心中甚覺慚愧不安。但照師長的指教和宇井學長的建議，本論文一改過去的謄寫版；至於章節，去除一些，也新加一些；文意上也有變化；全書面目一新，乃是事實。

池田學長惠予有益的研究資料，在此謹向他致最深的謝意。又本書刊行之際，蒙豐山派教育財團理事會賜予許多補助費，筆者內心也非常感激。印刷時，奧村眞夫費力周旋，在此一併致謝。筆者因本書未能提出充分的成果，而覺得愧對師長和知心朋友，若本書能對學術界有些許的助益，則筆者必喜出望外。

序說

佛教本是釋尊的宗教。但至今它已成爲人類共有的宗教，尤其是東亞大多數民族的宗教。佛教的研究不可止於議論的遊戲。佛教經典是我等民族的精神糧食，對它需要加以仔細的閱讀和嚴正的批判。

佛教有小乘與大乘之異；小乘佛教現在只存於錫蘭，在其他東亞各國都奉行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的目的所在，是成就如佛陀卽釋尊那樣偉大的人格。釋尊成佛以前，生生世世之間，修行六度萬行，積集功德，努力精進於人格的陶冶。修行期間的釋尊，稱爲釋迦菩薩，佛教的菩薩卽起因於此。小乘經典大半記述釋尊的弟子，尤其是釋尊在世時，接觸到釋尊和藹的態度，被他說法的聲音所教化的弟子修行的教綱，而大乘佛教所記載的是釋尊爲菩薩，卽爲達到如釋尊的覺位而努力精進修行

的人，所開示的教法。換言之，大乘經典所指示的是菩薩的修行與教綱。

不可以爲佛陀是神秘的存在。不可以爲他和人類遠隔、是自天而降的大聖世尊，而應視他爲人類最高理想的實現者。向人類最高理想強行精進的就是菩薩的修行。所以，大乘佛教的盛衰消長，不可根據信徒和尚塔伽藍的總數而判定，但從有無修菩薩行者可以卜知。然而，現在的大乘佛教，不論那一宗派，都不提倡菩薩行，很令人寒心。在這種狀態中的大乘佛教，能說具有存在的意義、完成指導人心的大任嗎？大乘佛教的形骸雖可說還儼然存在，但其生命已消失，佛教界對這種評難也無能辯明。

然而，退而檢討大乘佛教何故如此不振時，發現菩薩行誇張記載於經典，也確實是其原因之一。我們人類的實際生活和菩薩的修行，遠隔有如霄壤，因此菩薩成爲神秘的存在，和我們人類幾乎處於絕緣的狀態中，我們只有仰視他的妙相端嚴、讚仰他的神秘力。菩薩的修行與我們人類的實際生活相差太遠，以致徒使菩薩成爲我們崇拜讚仰的對象，而菩薩行成不了我們人類的精神糧食。

因循傳統舊例、一切形式化，釋尊的希望與理想消失，只有他的形骸

被迫慕憶念，這不就是現代的大乘佛教嗎？釋尊的理想如何；釋尊在到達佛陀的覺位前如何修行；釋尊的人格如何依據其修行進化改善；其修行是否如經典所記載，極其困難，我等人類畢竟難以成就；又菩薩是否僅釋尊一位，除他之外無別人；菩薩修行的階位如何；考察解決這些問題乃是研究的目的。總之，追究研討大乘佛教衰蔽的原因，是重要的目的。

筆者認為佛教不振，乃是因為把釋尊之教極度神聖化，並提高到人類難以修行的地步，結果釋尊的教法與人類的日常生活遠隔，未能成為精神糧食，而只化為神聖的壇上佛教。

菩薩行至難，主要在於修行階段複雜，需要長期修行，與人類一般生活相差太遠，終於大乘佛教成為讀誦經卷的宗教，而不是可信奉、實修、仔細閱讀的宗教。日本佛教各宗的祖師先德着重於往生成佛，自己也是實踐者、體驗者。佛教各宗宗派色彩鮮明處在於往生成佛的手段與方法的差異，但各宗派對達到往生成佛的菩薩行，並未有深加研究的傾向。

大乘佛教以菩薩行為根幹。大乘佛教各宗派都以同一方法實踐菩薩行。各宗因

宗祖對釋尊一代說法的見解與着重點不同，所以有修行難易的不同。但在把釋尊的教法看做大乘菩薩的修行時，應把菩薩行的要目穿插於任何簡易的修行中。各宗各派在明示、發表菩薩行時，找出一致共通之處，而團結成一體，努力完成促進世界和平的重任。佛教因此而復活，我等東亞民族也因此而開始生活於釋尊真正的理想中。

日本現狀的各方面都有必要再加以研討，佛教正是其中之一。再研討的目的是爲了除去舊有的陋習，對人類共同的文化有所貢獻。不使佛教成爲一種因襲的信仰而毫無意義地存續着，努力使佛教有助於喚起人類精神的新生，相信這是今後佛教研究者的最大任務。佛教的教義不是概念的集合混成，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在身心上把它修行體現出來，在此大乘佛教存立的意義才開始顯現。在重新研討佛教時，對佛教在指導當前的人心上有害無益的部分可加以廢除，但要特加注意，不可對其全體給與致命傷。再研討佛教的目的只在於去除其障害以促進大乘佛教的再興。

佛教再研討的方法，首先是在學術上再認識佛教。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漫長的歷史中，成爲幾億萬人的精神甘露，對人類文化有極大的貢獻。不得不承認：在其

間，有許多不同或不純的成分攙入佛教。可知佛教最重要的目的是：在把那些不同或不純的部分除去，找回真正的佛教時，獲得真實的知見。這真實的知見才是佛教的真生命。現存大乘佛教的經典所說的，就是種種自己體得這真實知見或把它指示給他人的方法。

佛教經典中的不同或不純成分，或對某個時代有幫助。但有時也必須毫不吝惜地把已成爲無用長物的部分去除掉。自己以爲無用，但大眾認爲必要的部分，還是應該保存。這是再研討者應慎重的地方。

這樣說來，佛教應如何再加以研討呢？那要真正了解處理佛教資料的方法才行。在漫長的期間，歷史自有取捨選擇，因此在重新研究之際，如果發揚那必要的部分，則其他自然不會爲人所理會。

日本自建國以來，即廣求世界文物，並且加上自己的國風民情加以改造變革，日本人天賦有這種技能。就佛教而言，佛教諸宗也是因爲順應日本的國風民情，才能存續，否則就衰頹。在日本，某個時期形成的宗派，其教學迄今尙爲佛教的中心思想，在學問上決不能等閑視之，但也有些宗派呈現有名無實的光景。爲什麼會這

樣？主要的原因是：若一宗派所主張的教理依然保有印度佛教的色彩而沒有日本化，則該宗派必趨於衰頹。

天台、真言二宗成立的時代相當早。平安初期，二宗高懸聖朝安穩、萬民豐樂的大旗而出現，但今日與鎌倉時代才出現的諸宗派相比，並未遜色，這是因為傳教的、弘法兩位大師配合日本的國風民情創立宗派的根本教學。總之，日本佛教是日本佛教，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的佛教。存續到今天的日本佛教，就是附加上日本國風民情的佛教。在此歷史可說是公平的批判者、取捨的選擇者。

然而，現在時代進步，民情改變，人心的趨向非常複雜。佛教雖曾配合日本的國風民情，但若聽任其自然發展而不施加改良，則結果只有被近來出現的新興宗教所取代。現在正是佛教各宗派脫離舊有的陋習，本着互讓精神，同心協力指導同胞邁向正道的時候。日本佛教徒應以號召全國同胞，乃至東亞各民族尋求真實知見爲自己的天職。

菩薩思想是涉及全體大乘佛教的問題，其內容頗複雜，到底不是薄薄幾頁的小冊子所能說得完的。首先，就菩薩的種類而言，在小乘佛教，菩薩主要的是指因位

修行中的釋尊，稱爲釋迦菩薩，而在大乘佛教則有出家菩薩、在家菩薩、假名菩薩、真性菩薩、自他方世界來現於娑婆世界的菩薩，也有由聲聞、緣覺轉向而成爲菩薩的，以及如來爲濟度衆生而化現成爲菩薩的，和史上的大德而被世人稱爲菩薩的；菩薩的種類雖多，但他們之間可找出共通一致的地方。他們都以如來爲依歸，十分敬仰如來，愛護衆生的悲念熾盛，努力追求真實知見，爲實現誓願而精進；這些都是他們一貫的特質。凡具有這些特質的，不論在什麼境遇下，佛教都稱之爲菩薩。

筆者現在想要查明菩薩的真相，從思想史上明確地認識菩薩行目與行地的變遷等，但筆者所說的菩薩不是因位修行中的釋迦菩薩，不是出現於歷史上的出家、在家菩薩，不是來自他方的菩薩，不是從二乘轉向的菩薩，更不是權化的菩薩。筆者想要弄清楚：一般人要如何修行，進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，才能成爲菩薩，換句話說，不是名義上的菩薩而是真實的菩薩處於什麼心境，又佛教的經論認爲菩薩修行的階級有何差等，其思想內容是否含有時代的變遷；並進而論及現代實踐菩薩行的可能性。若此一研究有助於佛教的再研討，則筆者必感到十分的欣快。

其次，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：第一本生談的菩薩思想；第二說一切有部的菩薩思

想；第三大衆部的菩薩思想；第四「大事」的菩薩思想；第五般若經的菩薩思想；第六華嚴經的菩薩思想；第七菩薩地品的菩薩思想；第八仁王經及菩薩瓔珞本業經的菩薩。相信可藉此把握住涉及大小乘主體的菩薩思想的概況。

以上諸經之外，說及大乘佛教的菩薩思想的重要經論典有法華經、無量義經、涅槃經、楞伽經、勝鬘經、維摩經、解深密經、不增不減經、密嚴經、大乘同性經等；至於論書則有智度論、瑜伽論、十住毘婆沙論、攝大乘論、大乘莊嚴經論、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、十地經論、佛性論、究竟一乘寶性論、成唯識論、起信論、菩提資糧論、入大乘論、解脫道論等，但這些與本生談乃至菩薩地品等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在思想上脈絡相通，因此略而不談。其中，龍樹菩薩的十住毘婆沙論是十地經的註釋，世親菩薩的十地經論也是十地經的註釋。又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是大品般若經的註釋，也可稱爲龍樹菩薩的知識寶庫，其中引用不可思議解脫經、維摩經、思益經等許多經典，在菩薩思想方面，可知也是屬於十地經的系統。解深密經是菩薩地品的先驅，其唯識教學系統的菩薩思想具有重要意義，但菩薩地品可視爲其思想的代表。瑜伽論、攝大乘論等，都是以華嚴經十地品、解深密經、大乘莊嚴經

論爲資糧而成立的。在唯識教學的系統中，詳論菩薩思想的書籍有成唯識論和親光菩薩的佛地經論。但此二者可看做是祖述無着菩薩的攝大乘論的論書，因此在細節方面雖多少有所發明，但在思想的大綱上並無變異。如來藏說是由勝鬘經發端的，首先祖述勝鬘經內容的是楞伽經、密嚴經、天親菩薩的佛性論，以及作者不詳的究竟一乘寶性論。又闡顯楞伽經的思想的有大乘同性經、馬鳴菩薩的起信論，和分別明菩薩的般若燈論釋。這些經論都致力於詮顯勝鬘經的如來藏思想。出現於這些經論的菩薩思想大略都屬於同一系統。但佛性論除勝鬘經外，還採取許多十地經的思想。究竟一乘寶性論也另外攙入涅槃經和不增不減經的思想。佛教經論的數目甚多，但在追尋其思想系統時，都可追溯到本源。從來研究佛教的傾向是：不尋求思想系統，以爲任何一部經論都完全無缺，排擊與它不同的思想。以這種研究態度可把握住對一經一論的確實詳細的知識，但不能把佛教全盤當作一個系統加以洞察透視，同時看不清佛教的全貌，對佛教也不能有統一的理解。

筆者在研究菩薩思想之際，特別注意的是不強調一經一論的菩薩思想，而致力從佛教全體查明菩薩在經論如何被探討、處理。

若從歷史上來看佛教全體，則先出現的是根本佛教，其次是部派佛教，其次是菩薩教即大乘佛教。雖然菩薩教被認為在根本佛教時代很有勢力，但從記錄上看，根本佛教主要以舍利弗、目連等大阿羅漢為主，而文殊、彌勒等菩薩則未受重視。

菩薩教即大乘佛教，在部派佛教完成時，即佛入滅後五百年，才開始突然出現。據傳說，龍樹菩薩住龍宮，從那裡誦出諸大乘經典。但事實上，龍樹菩薩出世以前，就已有許多大乘經典，因此不能把全部的大乘經典歸為龍樹菩薩所誦出。又龍宮誦出之說也是很難令人相信的。可說大乘經典的面目多少經龍樹菩薩的手重新修改過，但不能說所有的大乘經典都是根據龍樹菩薩的思想而造出來的。

若是如此，則龍樹菩薩出世以前的大乘經典如何成立？部派佛教中已有大乘教系的思想，這種思想逐漸成長發達，結果產生了許多大乘經典。部派佛教中，在屬於上座部的法藏部和屬於大眾部的一說部及說出世部之間，流行大乘教系的思想，在部派佛教完成以後，這種思想分出，特別發達，於是成爲所謂的大乘教。

部派佛教的完成在西元一世紀前後，迦膩色迦王出世以前。說部派佛教完成是一句好聽的話，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說在那時，部派佛教的思想早已失去世人的歡心

，大半已似化石。取代部派佛教而出的是所謂的方等派即方廣派的思想。方廣派的思想，北傳說是出於說出世部。方廣派的思想，在部派佛教凋落後，龍樹菩薩出世以前，維持繼續佛教的慧命，完成偉大的任務。

將方廣派的佛教思想加以修正補充，使之大有進展的，就是龍樹大士。大士壽命很長，在他有生之年，他設定了大乘佛教的基本原理，應用此原理以匡正方等派的思想，並使之進展，方廣派的經典因而以摩訶衍（Mahā-yāna）的名稱出現於世。大乘教的名稱並非向來所無。阿含經的一部被稱為大乘經典，這是表示稱讚的意思，但那種大乘經典異於龍樹菩薩以後的大乘經典。以菩薩為中心的大乘教經過龍樹顯着的修改，這是事實。由此而產生龍樹菩薩從龍宮誦出大乘經典的傳說。然而，大乘教不是龍樹菩薩時才開始出現的。釋尊對弟子說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十度、四攝等。其中，四諦與十二因緣是為求涅槃常寂者說的，而十度、四攝等是為欲教化他人者說的。前者稱為聲聞教，後者稱為菩薩教。南傳藏經說十度、四攝、四無量心、三三摩耶等菩薩專行的德目也散見於漢譯阿含經中；根據此事實，不但不能同意菩薩教於龍樹菩薩的時代說出，而且相信可以明言：菩薩教即大乘教從釋尊在

世當時就已存在。當時的佛弟子只注意出離生死的問題，因此菩薩教在佛入滅後完全被忽略，這可說是時代思潮所致。爲世間培植身不犯惡業、心無罪垢、光風清月、爲迷者之導師、爲苦惱人的撫慰者、常照射出不滅的慈光、熱心求道的菩薩大士，乃是釋尊本來的希望，也是我們佛教徒的大理想。本研究的目的即在研究此大理想。

白聖大師序

近三十餘年來，台灣佛教之發展，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。其中，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。

台灣光復之初，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，即或單行本佛書，亦為數甚少。然時至今日，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，藏經之流通於世者，乃有六、七部之多。與三十年前相較，真有天淵之別。

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，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：

其一，為大正藏、卍續藏之再版。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，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，此事居功甚偉。所惜者，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，吾人不過過翻版而已。

第二件大事，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（一百冊）之出版。該書為國人自編，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。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，頗便初學。

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，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，故較乏新義，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，自有所不足。此次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、開譯場，由藍吉富居士主編，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，悉迻譯爲中文，編成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，亦更爲艱難。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，實非過甚之辭。

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，朱居士索序於余，因賚數語，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。

白雲

印順大師序

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共一百冊，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，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，雖以日文作品為主，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。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，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！

我們中國佛教，過去經長期的翻譯、研求與闡揚，到隋唐而大成。這是以中期的「大乘佛法」為主，上通初期的「佛法」，下及後期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中國固有的佛教，基礎異常深厚，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，適應現代，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。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，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，各宗奧義，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，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，研究、抉擇而予以貫攝，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，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。遺憾的是：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，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；傳統的佛教界，又不能重視佛學。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、研究水準，遠遠的落後於國外，無法適應趕上，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！

我覺得，三十年來，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，宗教自由，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，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，已有了可能性。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在這時編譯發行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！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，增進研究的方法，特別是梵、巴、藏文——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，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，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。這部書的出版，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。

印
順

星雲大師序

十九世紀以來，歐美列強，由於政治、經濟、宗教等因素，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。西洋的佛學研究，即造端於此。其後，在漢學、東洋學、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，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。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，終至有「佛教學」一門學科產生。

日本在十九世紀末、南條文雄、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，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。近百年來，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，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，佛書之刊行量，亦為舉世所矚目。

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，大多站在學術、文化立場，是人本主義的。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、巴、藏、漢等各種語文資料，以及史學、社會科學、考古學等方法。因此，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，然而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，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，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。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，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，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，自是可以預卜。

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內含歐、美、日本佛學

名著一百種，並悉譯為中文。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，值得隨喜。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，乃略述數語如此。

日
生
序

淨心大師序

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，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，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。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，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，去探索佛教的內涵、發展及其影響。

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，從印度部派佛教、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、大乘中觀、瑜伽、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，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，都屬於這一類。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，則起源於近代西方。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、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「佛教學」。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，從十九世紀以來，迄今爲止，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，而爲歐、美，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。

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，對於傳統研究，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，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。可惜，到近世以來，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，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，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，比起曾受我國佛